

huannanqinglii

斯民 著
学林出版社



患难情偶

患难情侣

斯 民

责任编辑:徐智明

患难情侣

斯 民著

学林出版社 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天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70,000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616-203-8/1·75

定价 13.50 元



将要半个世纪过去了，特别是在那些祸及枯骨的年代，我始终忘不了在为自由和民主抗争的艰难岁月中，曾经患难与共的伙伴。因为，他们给了我自信和坚忍不拔的力量。

——创作手记

内 容 简 介

杭州，这个人间的“天堂”，在解放前蒙受白色恐怖的那些年月里，人们却挣扎在水深火热的“地狱”之中。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杭州市的青年学生以浙江大学为中心，点燃了“反饥饿”、“反内战”的火炬，照亮了人们求生存、盼解放的道路。

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屠刀，惨无人道地继南京“五·二〇”惨案以后，又将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杀害了。正义的火焰是扑灭不了的，学生运动的怒潮，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

小说以此为背景，塑造了一批在运动中战斗、成长的先进青年学生的鲜明形象。他们在“踏着于烈士的血上去”的召唤下，以苦大仇深的学生会干部方铁民和他的亲密伙伴罗刚、金叔慧、许瑾、郑玉茜等为主心骨，团结了广大师生，与反动当局展开了轮番的搏斗，经受了烈火的锤炼，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坚定了追求真理的意志，终于赢得了光辉灿烂的前程。此外，小说还以真实的笔触，刻画了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校长这位可敬的民主战士他那正气凛然的风采。作者写的是自己的切身体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解放战争年代第二条战线青年学生的斗争生活。所以这部作品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也可以作为大、中院校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德育课的辅助读物。

目 录

一、五月的召唤	1
二、准备出击	12
三、巧取初胜	19
四、“斗争也是一门学问”	30
五、“特种分子”	35
六、要警惕那伸过来的黑手	43
七、心有灵犀一点通	52
八、五彩缤纷的暑假生活	65
九、山雨欲来风满楼	78
十、卑鄙、罪恶的魔爪	86
十一、忧心忡忡的日日夜夜	93
十二、“血！血！踏着烈士的血上去”	102
十三、冤沉何处	112
十四、“铁头”的喜悦	123
十五、“就像海燕一般飞起来吧”	130
十六、觉醒的人们	136
十七、像金子一样纯真的心灵	143
十八、让惨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149
十九、正义是封锁不住、威吓不倒的	158
二十、申诉归来	167
二十一、“铁头”有心事	174
二十二、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179
二十三、控告元凶竺鸣涛	188

二十四、黑云压城城欲摧	195
二十五、又欠下一笔血债	205
二十六、暴行发生以后	216
二十七、在斗争中成长	224
二十八、倾诉衷曲	234
二十九、埋下自由的种子	240
三十、又伸出魔爪了	246
三十一、蛇蝎之心	252
三十二、骨肉情深	260
三十三、监狱内外	271
三十四、反通缉	280
三十五、惩罚狗特务	290
三十六、不能坐以待毙	296
三十七、向往新的战斗生活	303
三十八、锁不住的自由	312
三十九、螳臂挡车	319
后记	327

一、五月的召唤

方铁民一手拎着网线袋，一手抓住“警报袋”，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从那乱七八糟的车厢里挤出来。走到离开城站出口处时，才深深地透了一口气。唉，乘这样的火车真是活受罪！他解开衬衫的纽扣，抹了抹汗，虽然天气闷热得没有一点儿风影，但是空气，比起车厢里那种令人作呕的秽浊气味来，却是舒爽得多了。火辣辣的太阳已经偏西，他知道此刻赶回学校已经吃不到饭了，于是沿着东街路走来，想找家点心店吃些点心后再回学校去。

当方铁民快要走到一家米店的门口时，完全被一种意外的情景惊呆了。人群像排队又不像排队，打架又不像打架，推推拉拉，吵吵闹闹，有叫有骂，有哭有笑，又是一片乱糟糟的混乱现象。发生什么事了？他赶紧走近去一看，才看清楚，原来人们为了自己能够买到一升半斗米，正不惜豁出性命，在那不成其为队伍的队伍里挤轧和挣扎。一些妇女和孩子被挤出了队伍，哭哭啼啼还想再挤进去。方铁民很想助他们一臂之力，可是他也明明知道这是完全徒劳的。正在他感到束手无策时，猛然间，队伍里一个铁桩似的大汉，骂了声“操他娘”，一把就将一位老大娘推出了队伍。老大娘踉跄地一头正向电线杆上撞来，方铁民眼明手快，一把就抱住了老大娘，瞪了那大汉一眼，喝了声：

“干什么，这么蛮！”

“你没有看见？她死死地扯住我的衣襟，衣裳都被扯坏了。”

大汉理直气壮地回着嘴，两只桂圆核似的眼珠，比方铁民睁得还要大。大娘像丢魂落魄似地又哭又骂，回转身又向队伍里拼命地挤着。

方铁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位大汉，那杠棒似的臂膀，身上穿的确实是褴褛不堪的青布衫裤，前襟的口袋果真已被撕下来了。他估

摸这大汉也是个苦力，心里就软了，口气缓和地说：

“大家都是没有办法，互相照顾照顾么！”

他一面扶住大娘，一面向大汉前后的人打招呼，大娘终于又挤进了队伍。

“谢谢你，弟弟！太谢谢你了！”大娘汗流满面，激动地望着方铁民，说不尽感激的话。方铁民这时才看清这位大娘，年龄并不很大，只是过于瘦削，眼窝深陷，显然是营养不足，操劳过度，使她过早地衰老了。

“不用谢，大娘！”方铁民笑了笑，拎起网线袋说了声“再见”，就跑了。

方铁民花了五百元法币，买了两只大饼，一路啃着回到了学校。他先到大学的传达室，问了问信，来不及仔细看《生活壁报》上这几天增加了一些什么新内容，就一径跑到宿舍里。一看，他的好伙伴罗刚不在，只见丁小辉还在呼噜呼噜地打中觉。他轻轻地放下网线袋，脱下衬衫，就去洗脸。他刚刚跨出宿舍门口，就看到于子三急匆匆地奔上楼来，忙不迭地喊道：

“嘿，可把你盼回来了。”

“你好！”方铁民一面跟他打招呼，一面同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说：“要不是等着看看上海学联正式成立的情况，前天晚上我就跟崔耀一起赶回来了。”

“正式成立了？”

“组织章程的草案，我也要了一份。”“那太好了。”

“昨天下午，他们一百多所学校的学生代表，集合在上海医学院开会，不仅讨论了组织章程，还决定今明两天进行全市总罢课，抗议南京‘五·二〇’惨案。”

“好啊！我们也决定明天干呢！”于子三推了推眼镜，望着方铁民说：“前天晚上，崔耀一回校，我们罢课请愿执委会就连夜开会，大家听了他把亲眼目睹的情形介绍了以后，代表们激怒了，广大同学们也激怒了，纷纷要求我们联合杭州市各校同学，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反

动政府制造的‘五·二〇’惨案。所以我们讨论决定，明天下午就干，明天晚上还举行晚会呢！”

“你真雷厉风行！”方铁民十分满意地夸赞他说。

“说真的，你不在，我心里可真有点不踏实呢！”

“你别跟我谦虚了。”

“哎，铁头，这回在南京，听说你交上新朋友了？”

“可不是，碰到了许瑾的哥哥，他是交大的代表，一听说我是浙大的，就向我打听罗刚来了，说他们是高中里的同班同学。这样一来，他就硬要拉我到他们学校去转转，还要我帮他带些东西到家里。”方铁民说着望了望那一网袋棉衣，“正巧听到上海学联正式成立的消息，所以我想好吧！这就又耽搁了一天。”

“那好吧，你先把私事料理一下，晚上七点半，我来找你，咱们再仔细聊聊。”

“好的，好的！”方铁民拿了毛巾送他下楼后，对着他的背影，望了好一阵子，心想这位新上任的学生自治会主席，真有意思！他是在十多天之前，在一次学生自治会的代表会上挫败了“特种分子”的企图夺权的阴谋以后，在暴风雨中被推选出来的。看他那乐呵呵的劲头和说干就干的工作作风，矫健得真像只海燕！方铁民仿佛自己也受了他的感染似的，对于开展学生运动的工作，更加信心百倍了。是的，他想干工作就是要有那么一股子冲劲才行。于子三在同学中间有那么高的威信，也决不是偶然的。早在那次元旦抗议美军暴行的大会上和示威游行中间，已经显露了他的组织才能。为了帮助清寒同学解决求学困难，他以农艺系代表的资格，向学生自治会提出开展清寒助学运动的建议，立即得到全体代表的响应；同时他还带领同学上街、上茶馆、上寺院向游客宣传助学义卖的工作，那种废寝忘食的精神，更使同学们深为感动。

方铁民洗好了脸，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整理整理床铺，想等罗刚回来，一道把交大许珂托带的东西送到许瑾家里去。可是等了好久，还是没有回来。这时，丁小辉已睡醒，他跟丁小辉打了招呼后就问：

“罗刚上哪儿去了?”

“排戏去了吧!”丁小辉一骨碌地坐了起来,郑重其事地说:“唉,你不在,他更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了。除了回来睡一觉,就整天见不到他的影子。”

方铁民心里寻思着,排戏也不见得整天排个不停的,说不定他已经在许瑾家里了。他知道由于罗刚和许瑾的哥哥是老同学的关系,罗刚早已成为许瑾家的常客了。他也知道罗刚对许瑾是一往情深的,那火辣辣的劲头,追得可紧了。只是不知道许瑾对罗刚怎么样?许瑾的交际广、朋友多,心思也比较活络,所以还难以捉摸。不管怎么样,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总算还是不错的。方铁民理好床铺后,就拎起那只装得紧紧的网线袋,按照许珂便信上写的地址,找到了许瑾的家。

许瑾除了哥哥在交大读书外,家里还有爸爸和妈妈。爸爸是一家私立中学的国文教员,母亲前几年曾在一个小学里教过书,后来这所小学停办了,只好在家里做做家务。他们家的房子不大,一大一小两间带一个灶间,也不过四十来个平方米吧!小的那间是许瑾的卧室,大的一间既是她父母的卧室,同时又是客堂间。另外还有个阁楼,那是许珂的房间。每逢假期,许珂回家,就在这阁楼上睡。

方铁民敲了敲门,喊了声“许瑾在家吗?”没有人答应。他推了推门,门是虚掩着的,推开门后,他又连喊了两声“许瑾!许瑾!”还是没有人答应,但却传来了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从里面小间里跑出来一个人,正是许瑾。

“喔唷,我当是哪一个?用这么粗的嗓子喊人,原来是你呀!稀客!稀客!”许瑾歪着头,眯起她那双俏皮的大眼睛,向方铁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以后,拉了把椅子过来,让他坐下。

“你没有想到吧?”方铁民说着把那只网线袋交给她。

“怎么没有想到呢?我听说你被我哥哥拉伙去了,嘻嘻!”许瑾放下网线袋,忙给方铁民倒了杯茶。

“你哥哥说今年暑假里没有办法回家了,所以这些棉衣……。”

“就数他最忙”，许瑾打断了他的话说，“不回来拉倒，家里也好少烦些。”

“你一个人在家吗？”

“爸爸在学校里还没有回来，妈妈买米去了。真的，怎么搞的，妈妈还不回来？”

“买米，咳，那可是叫她老人家受罪了。没见过那样子排队争购的，我还以为又在打米店了……。”

“怎么，又打米店了？”

“打倒没有打，我看有些年纪大的，米没有买到，命倒快送掉喽！”

许瑾听了这话，呆钝钝地望着门外，那张水蜜桃似的脸庞绷紧了，那刚刚剪短了的童花型头发，随着她脖子的扭动，抖了一下，转过身来就拉住方铁民，似唱非唱地念道：“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

方铁民莫名其妙，正想问个究竟时，许瑾紧接着说：

“我们正在刻写这首歌子。这些‘米蛀虫’，实在太可恨了。”

方铁民忍不住笑了出来，被她拉进了她的卧室里，一眼就看见了还有一位姑娘正伏在一张单人写字台上埋头刻着钢板。

“慧姐，你看谁来了？”

这位名叫慧姐的姑娘，就是化工系的女同学金叔慧。在学校里，她和许瑾同住一个宿舍，两张床铺连在一起，两个人头顶着头睡，又都参加《布谷鸟》歌咏队，所以一年多来，就形影不离了。因为金叔慧比她大两岁，而且为人稳重、矜持，比她懂事得多，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姐姐。最近罢课期间，她们就几乎日日夜夜为《布谷鸟》歌咏队的活动忙碌着。慧姐一听见许瑾的叫喊，连忙拿了张报纸把钢板蜡纸盖好，站起转过身来，朝方铁民腼腆地望了一眼，只微微一笑，忙将自己的椅子让给他坐。

“噢，你好！”方铁民习惯地要伸手，一见对方没有握手的习惯，他就转身朝写字台上探索着说：“在刻歌子吗？”

“嗯!”金叔慧点点头,心里有点慌,很想去拿开那还没有刻完的歌子。

“可以看看吗?”方铁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很有礼貌地征求她的许可。

“怎么不可以?”许瑾说着,一把就将那张盖着的报纸拉开了:“这不就是‘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

方铁民哈哈一笑,见下面还写着:“市面上,柴、米、油、盐不够用,你一大批、一大批囤积在家里。”

方铁民再仔仔细细地看了看刻的字迹,还拿它对着窗口的光照了照,禁不住称赞起来:

“好啊!刻得太好了,清爽,挺秀……。”

方铁民正想接着说:“这字迹真像她这个人一样”时,瞥见她红着脸,嫣然一笑,把头低下了。方铁民忙将话刹住。

“不好,我不会刻。”

“喏,那就别客气了。”许瑾抱住她的肩胛,脸假着脸地说:“‘方大人’的眼力不错,我就看得中慧姐这一手好字。”

“假使我也看得中呢?”方铁民不住地眨着他那双敏锐、机灵的眼睛。

“怎么?你这是什么意思?”许瑾警惕起来。

“我们的《快报》,正要觅这样的人才!”

“那可不行,慧姐是我的,是我们《布谷鸟》的,没有我的同意,谁也休想把她抢走。”许瑾说着就更紧地把她搂住说:“慧姐,你说呢?”

“不行,不行,我这蟹爬一样的字……。”

“这不,慧姐自己也不同意,‘你这个坏东西’,就想拆我们《布谷鸟》的台呀!”

“我现在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向金叔慧同学提出正式聘请!”方铁民那么郑重其事,一步紧迫一步,使她们俩都抵挡不住了。

“不行、不行!……。”金叔慧拉开许瑾那双汗滋滋的手,抬起她那张还笼罩着羞涩的红晕的俊俏脸蛋,淡淡的眉梢有点微蹙,嘴里

说：“不行”，可她那双蕴藏着无限深情的眼睛里，却向方铁民泄露了“行，行”的消息。

这消息，方铁民是心领神会的，他满意地笑了笑说：

“那好吧！我只有再向你这位歌咏队队长提出十二分诚恳的请求！”

“十二分也不行，我要一百二十分。慧姐这样的人才，你踏破铁鞋也觅不到的！”

“小丫头，算你这张嘴会说话！”金叔慧嗔怪她一句，羞得连忙转过脸去。

这时门口传进来一阵像吵架一样的咒骂声，许瑾一听就知道是妈妈回来了。立刻像小兔子似的向门口奔去。见爸爸也回来了，正在劝说妈妈。

“妈妈，米买来了？”许瑾也不看个仔细，劈口就问。

“买个屁！”妈妈把米袋狠狠地撂在门槛上说：“排了整整半天队，老命都快送掉了。快挨到我时，说米卖光了，排门板咣咣碰碰一关，死人不管了。这日脚还怎么过呵？”

“气有什么用？”爸爸拾起米袋跨进门来说：“这批投机倒把的奸商，实在太没心肝了。”

“又该打米店了，上趟打了打，好了几天，不打就是不行呵！”许瑾扶着妈妈坐在矮凳上。刚刚坐下，老人家又站了起来，她发现小瑾的房里出来了两个人，他们喊着“妈妈”、“伯母”，连忙跑了过来。

许瑾的妈妈一看见方铁民却愣住了，这小伙子好面熟！结实的身骨子，方方正正的面孔，浓黝黝的眉毛，还有那双和他的粗嗓子一样，能够笑得出声音来的眼睛，多么面熟呵！

“伯母！你不就是那位大娘……？”方铁民惊喜地认出她来了。

“噢，弟弟，怎么这样巧呵！我说怎么这样面熟！”许瑾的妈妈一面说着，一面拉着方铁民坐下来：“你和小瑾是同学吗？”

“妈妈，妈妈！你怎么认识他？”许瑾觉得太奇怪了，忙不迭地问着。

“认识！这位弟弟救了我的老命，我怎么不认识？”

许瑾的爸爸和金叔慧也都诧异地围拢来，急切地等待她说下去。

“呵？怎么回事？妈妈你快说呀！”

于是，许瑾的妈妈就把买米时遇到方铁民怎样救她的那一幕惊险的情景，绘声绘影地说了一遍。然后又对方铁民千谢万谢地唠叨个没完。大家听了真是又高兴又感叹。

“妈妈，你没有到别的米店去看看吗？”金叔慧先望了一眼方铁民，好像征求他同意似的，也插进来问了一句。

“还不是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么！”方铁民也望了望金叔慧，是回答她的，但他却又是对大家说的。

“弟弟说得对，东街路、菜市桥……。哪一片米店不是黑心人开的？”

“好了，好了，明天我去买！”许瑾说得很轻松。

“嘻嘻，你准备跟人家打架去吗？”金叔慧自己也不知怎么的，说话前又总要先向方铁民看一眼。

“今天糙米也涨到二十二万一石了，明天又不知道要涨多少！”

“嗨嗨！”许瑾的爸爸苦笑了一声说：“这算是什么法币，简直不如草纸了。”

“大家唉声叹气算啥呢？上帝又不会给我们送大米来！”许瑾拉了拉妈妈说：“妈妈！你的肚皮也该饿瘪了！快给弄饭吃吧！”

“唉！”妈妈又叹了口气，站起身往灶间里走去，许瑾和金叔慧跟着她进去。

许瑾说上帝又不会送大米来的话，触动了方铁民的心弦。当他和许瑾的爸爸谈着粮食、学校里和社会上的种种情况时，心里却在盘算着自己还有一担大米存着的事。因为他将近一年来，晚上给人家当家庭教师，去年下半年人家给了他一钱金子；今年教了不到五个月，人家又给了他一担米。所以他想这几天买米这么困难，许瑾和她爸爸学校里都那么忙，哪里有时间去排队买米，伯母去排队买吧，也真太受罪了。他决定把自己这一担米给他们救救急再说。主意一下

定，他就跑到灶间里找许瑾。

“许瑾，你来！我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秘密的话呀？过来说好了。”

方铁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跟他们一起，一面摘豇豆，一面说：

“明天你也别去买米了。明天下午，不是要示威游行么？《布谷鸟》歌咏队的事，还不够你忙吗？”

“那么，我们一家等着饿死吗？”

许瑾的面孔刷一下子拉长了，连金叔慧也惊异地睁大眼睛望着他。

“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方铁民连忙解释着说：“我是想，我有一担米存着，拿来让你们先吃了再说，反正我又不需要吃它。”

这更使大家弄糊涂了。正在烧饭的许瑾的妈妈也跑了过来。许瑾扭着脖子问方铁民：

“你哪来的大米？”

“我当家庭教师时挣的么！旧年我还挣了一只金戒指呢！”

“哈哈！你可是变成大财主了！”许瑾觉得太有趣了。金叔慧听了如释重负，也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

“那不好，弟弟！说什么也不能要你拿米来给我们吃！再困难，我们自己能想办法的。”许瑾的妈妈一面说，一面不住地打量他，觉得这小伙子实在太可爱了。人品这么厚道，连心肠也这么好！在这世界上也是难找第二个的。突然，在她的脑子里晃过了罗刚的影子，那双虎虎有神的眼睛瞪着她看，那张多少还带点稚气的嘴巴，厚厚的嘴唇启动了，好像受了什么委屈似的在说：“我不也是一表人才么？”对，许瑾的妈妈心里在笑：你也不错，你那双灵巧的手，我看得中，装电灯接个什么线路真是又快又好。那耿直的脾气我也喜欢。这一点，跟我自己的两个孩子倒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都是一根肠子通屁股呀！就是太莽撞了一点。孩子，今天我排队买米时，要不是遇见他，而是你的话，我知道你的拳头早已经伸到人家的胸口上去了，是

吗？

许瑾的爸爸刚才和方铁民聊了一阵子，谈兴未尽，很想方铁民再出来和他谈谈。报纸，拿起来又放下了。一抬头，见罗刚闯了进来。罗刚喊了声“伯伯”后，脱下身上那件白府绸衬衫，往椅子背上一挂，就急切地问道：

“有人来找过我吗？”

“有，”许瑾的爸爸扭着头努了一下嘴说，“方铁民来了。”

罗刚冲到许瑾的房间里，不见人，立即又穿到灶间里，见到方铁民时那种高兴劲就别提了，高声喊起来：

“铁头，我知道你在这里！”

罗刚冲上去就给方铁民臂膀上亲昵的一拳。

“是丁小辉跟你说的？”方铁民见他满头大汗，红喷喷的脸像烘烤过似的，忙说：“你看你热的，……快先洗把脸去吧！”

“毛巾呢？”金叔慧问许瑾。

“他自个儿会拿。”许瑾顾自揩着桌子，连看也没看他。

罗刚见许瑾的妈妈拿了毛巾和脸盆去掬水，忙喊着“伯母”，抢着接了过来。

“你是曹操！”许瑾的妈妈刚才心里正在想到他，所以打趣着说了句别人不理解的话。

“啥个曹操，”许瑾这才看了罗刚一眼说，“我看是个张飞！”

大家都给引得哈哈大笑，许瑾却拼命忍住没有笑出声来。

“罗刚，刚才你们在哪里排戏？”方铁民走到他身边问他。

“三〇三教室里。”

“明天晚上演出能行吗？”

“怎么不行？”

罗刚信心十足地说：“就只因为这剧本是我们临时编的，有些台词还得边排边修改！”

“你们不是说演李健吾的《山河怨》序幕么？”

“不，我们拿聂绀弩的作品改编了，叫《腌狗记》。”